

百年神州·風雲人物 曾國藩：英雄？國賊？

蘇穎睿牧師

曾國藩是清末一個重要的風雲人物。有些歷史學家以為他是一個民族英雄；他帶領他自己親手創立的湘軍擊潰太平天國，挽救了清廷。梁啟超在他「曾文正公嘉言鈔」之序有云：

「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。在並時諸賢傑中，稱為純拙；其所遭值事會，亦終生在指逆之中；然乃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不朽，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。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，而困而知，而勉而行，歷百年難阻而不挫折，不求近效，銖積寸累，受之以虛，將之以勤，植之以剛，貞之以恆，帥之以誠，勇猛精進，堅落卓絕。」

事實上，曾國藩不但在軍事上有成就，他更是一個理學家，文學家，儒學家，他尤精於宗明理學。至於文學方面，他自立風格，創立晚清古文的「湘鄉派」，嚴復、譚嗣同及梁啟超都深受其影響。他更寫下傳頌後世的「為人處世的家書十二條」，其中「靜坐」「早起」「讀書不二」「一書未完，不看他書」「讀歷史」「保身」「夜不出門」等條，都為後人所稱讀的好教條。

然而，在另一方面，亦有不少歷史學家以為他是一個心狠手辣的軍事家。其弟曾國荃在攻克安慶時，受其兄曾國藩訓言「自以殺賊為志，何必以多殺而悔。」因而日殺戰俘萬餘。又當他攻陷南京時，大量濫殺無辜，甚至他手下大將彭玉麟見狀不滿，二次提出上訴，不為所納；南京老百姓稱曾國藩為「曾剃頭」「曾屠戶」。南京淪陷 30 年後，譚嗣同仍聽見南京人有這樣的話：「湘軍一入城，見人即殺，見屋即燒。」

此外，不少人對他在 1870 年所處理的「天津教案」，喪權奪國，向法國低頭，引起全國不滿，稱他為「曾國賊」。

所以我們不禁問道：「曾國藩，何許人也？是英雄？是國賊？」

(一) 曾國藩生平

曾國藩生於 1811 年 11 月 26 日，其鄉下是湖南省長沙府湘鄉縣。父親曾麟書是教書的，但屢試不第，直至 50 歲時才考到秀才。曾國藩比他父親好得多，他 22 歲便考獲秀才，23 歲參加湖南鄉試，中第為舉人，24 歲入京考會試，未中，直至 1838 年，即 27 歲那一年，終於考獲進士，並開始他的仕途，1840 年官升至兵部侍郎。他因為主張「鴉片上稅免禁」，與林則徐唱反調，所以在鴉片戰爭後，他較為被朝廷所重用。

1853 年，他拿清政府命令，組織及團訓湘軍，來應付太平天國。1854 年，他率師出征，但為太平天國所敗，尤其在靖港之役的水戰中，潰不成軍，想投水自殺，但為其部下所救。其後他重整旗鼓，同年成功地佔領岳州及武昌等地。但到了 1856 年，他被太平軍困於南昌，情勢危急。但 9 月太平軍發生內訌，史稱為天京事變，南昌因而得以解圍。1858 年，湘軍趁着太平軍內亂，先後攻陷九江、安慶等地。1864 年終於攻陷太平軍天京(南京)，大肆殺掠，死去 20 至 30 萬人，是為湘軍版的「南京大屠殺」。

曾國藩雖然獲了大功，但他自知身處危險；因為他擁有兵權，又立大功，很容易為朝

廷猜忌。於是奏准裁湘軍二萬五千人以保其身。1868年，朝廷派他任直隸總督。1870年朝廷命他處理「天津教案」。所謂「天津教案」，是指1870年春天時候，天津不斷發生迷拐帶幼童案件，社會上紛紛傳說是西方傳教士所為。他們把中國嬰兒剝眼掏心，製成藥材，然後販賣到自己國家。於是百姓一傳十，十傳百，人人信以為真，於是便放火燒毀天主教望梅樓教堂，殺死兩名神父，又到仁慈堂，殺死修女十名。其後又闖入法國領事館，殺死商人。在同一天，天津到處發生暴動，焚毀英國及美國教堂六座，一共打死外國人20人，於是法、英、美、俄、德、比及西七國聯合向清政府抗議，並調動軍艦到天津海口，聲言要將天津化為焦土。

曾國藩被委任調解這教案，他知道此案棘手難處理，一方面他知道教堂並沒有拐嬰兒事件，但其時無論是朝廷內外，群情凶湧，若得罪他們，後果不堪設想。另一方面，他又知道論實力，中國絕非法國對手，更何況有七國聯軍壓境，若是得罪法國及教士，後果又是不堪設想。最後曾國藩決定「一命抵一命」，選擇委曲求全的方案，一方面他對天津人民嚴加責備及規勸，另一方面在法國代表的要求下，判十八個中國民眾以死刑，對於有關官員，他的刑決是：革職的革職，流放的流放，他希望以此結束此案，平息法國人的憤怒。但結果舉國責罵曾國藩為國賊，而朝廷更以李鴻章代曾國藩處理此案。曾國藩在萬罵聲中，自責內疚，一年後便憂鬱而終。

(二) 蓋棺定論

歷史學家稱曾國藩為一個名符其實的儒家學者，但歐陽北熊卻不以為然。事實上曾國藩一生有三變：早年他的確崇尚儒家思想，尤其是宗明理學，一心為國為民。但經過連場戰爭，他開始轉向法家思想，及至晚年則看破紅塵，崇尚老莊思想。

1853年，他眼見太平天國肆虐，作為一個儒家道統的朝廷大官，他不得不站起來，那時他還抱有「報國忠君」的思想，他對湘軍警告說：「第一，不殺老和少。第二，不搶銀錢落制衣。」

但日久在戰場上廝殺，他變了。他面對無休止的屠殺，他也開始參與這種殺戮。他嚮往的不再是仁政的儒家思想，而是無情法家思想。但在殺戮之後，又眼見朝廷懦弱無比，忠奸不分，自私自利，又對自己不信任，他還有什麼值得留戀呢？漸漸地他就傾向出世的老莊思想！

但「逃避」卻非解決之法，從他的遺著來看，他晚年的確帶着不少悲觀和失落的心態；尤其在處理天津教案後，更是傷心欲絕，從種種的跡象看，他真可能患上了抑鬱症。

再者，在戰傷上，看到生命之短暫，人的獸性，對他心理影響尤大。在田家鎮一役，雖然他是攻克了田家鎮，但所付的代價卻不少。當他一聽到自己軍隊傷亡的數字時，不禁在大帳內失聲痛哭。戰爭是多殘酷。他厭倦戰爭，尤其看到自己的弟弟曾國華戰死，在戰場上找到的是一具無頭屍，他悲從中來，寫了一首詩：

「骨不可收，魂不可招，崢嶸廢壘，雪漬風飄。生也何雄，死也何苦！我實負弟，茹恨終古。」

他又寫另一首詩給他弟弟曾國荃：

「左列鐘銘右謗書，人間到處有乘除。低頭一拜屠羊說，萬事浮雲過太虛。」

我想不但曾國藩如是，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同感，究竟做人有何意義呢？想到以色列王帝所羅門在晚年有這樣的警世良言給我們認真思想：

「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你們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勞碌得來的飯，本是枉然；惟有耶和華所親愛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覺。」(詩篇一百二十七 1-2)